



学
生
知
识
文
库

抬头见喜

老舍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7
3-9



学生知识文库

抬头见喜

老舍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李晓丽

封面设计：许欣

抬头见喜

老舍 /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沈铁锦州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32 418.75印张 904,138千字

1991年6月北京第3版 2003年4月锦州第9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定价：871.10元(全43册)

ISBN 7-5006-2950-8/I·645

编者的话

很早就想到要编这样一套书。这套书取名《我的世界丛书》，也是考虑了许久。世界是很大的，还有更广阔深邃的宇宙，“我的世界”相对来说，即如沧海一贝。可是，我们编这套书，想法就是这一枚枚贝壳虽小，却光亮多彩，它们来自深沉如海的另一个世界，也就是所谓的人生吧。我生活的世界，我精神的世界，我梦想的世界，这些，就成为这套书中所表现的全部内容了。这样的内容，应当是更具生命力的，料想广大读者也易于接纳。这些篇章，既是真实的故事与情感，也是纯粹的文学作品；它们虽然不排除对某些误解的辨明或对某些事实的澄清，却一律避免记叙个人的恩怨；它们不拘体裁形式，却一律重视人性同时代生活的表现。这套丛书的第一辑，我们选择了沈从文、萧红、老舍、萧乾、汪曾祺五位著名作家。这选择没有什么过多的原因，除了这五位确实有必要选录之外，就是选编者与这五位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亲近过，这样的熟悉，是一个难得的条件。五位作家都曾有过文集或全集出版，再编这样一套书有多大的意义呢？我们以为文集、全集重要的是用于研究和热爱到一定程度的藏阅。手头这套书，则是便于多数读者，尤其便于引发年轻读者对这几位优秀作家的喜好。

这些作品都是贴近作家自身的散文,各篇都绝对完整,又是代表作品;部分附录,也是关于已故作家生活行状的精彩描写,它们全是生动的,丰满的,朴素的,可读的;另外,个别作家的个别篇目,由于种种原因造成,还从未收录在个人的任何集子里,这就自然具有了一定研究、收藏的价值。当然,还远不止这五位,照此可编选的作家尚有不少,尤其当今活跃着的中青年作家。这回是一个开头,是一次尝试。我们盼望得到更多的支持。愿《我的世界丛书》走好运!

龙 冬

1994年11月20日

序

老舍先生生前没有留下长篇“自传”。年轻时他曾写过：“自传呢，下世再说。好在马上为善，或者还不太晚，多积点阴功，下辈子咱也生在贵族之家，专是自传的第一章就能写八万字。”年轻时没有写自传，到了晚年，他有了点写自传的心思，一九六二年前后动笔写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可是年头不对，要“大写十三年”，“写五星红旗下的革命高大形象”，而写清末正红旗下的小人物，这不公然对着干，唱反调吗！老舍先生只写了开头的八万多字，刚写到主人公不满一岁，自传体小说没能写下去，何况自传！

八十年代初我编辑了《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与《老舍创作生涯》两本书，书中的文章均选自老舍先生生前在不同年代、不同地点所写的有关自己生活与写作的散文，总算弥补了没有“自传”的空缺。这两本书出版后，挺受欢迎。十多年过去了，这两本书早已在市面上绝迹。今靳飞学弟夫妇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编辑了“我的世界丛书”之一的老舍“自传”，起名《抬头见喜》，正好满足当前读者的需求。

书中的篇篇散文，都有它不同的起因与老舍先生所要表达的某些意思。文中所流露出来的悲伤、忧虑、义愤、苦闷，一

些欢快、兴奋，自己的情趣、好恶以及一点切身的经验教训，都是随着时代即兴而写的，看不出这些小文有让后人编“自传”的计划性与暗示。相反，他曾在一九四二年的《答客问》一文中声明：“至若小文，虽不能像函信那样草草成篇，但究非精心之作，使人破工夫读念，死后也不安心！若有人偏好多事，非印行它们不可，我也许到阎王驾前，告他一状，教他天天打摆子。”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把我编辑的和靳飞老弟夫妇编辑的书，当作“准自传”来看了，不会再有那位非死抓住老舍先生自己写的某句话、某个细节为证据去论断什么了！

话又说回来，靳飞老弟夫妇在老舍先生写下的有关自己生活与创作的大量文章中进行了精心的选择，他是从人与文这两方面来考虑的。看过这些小文，我想活生生的老舍先生会呈现在你的面前，你会对他有了更多更深的一些认识了。这些小文，也会使你品出些“老舍味儿”来，这或许就是编辑这本书的双层价值了！

舒 济

1994年11月18日初雪后于老舍故居

序·老舍影

老舍是所有北京人的至亲好友。

老舍和北京人的关系，是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中，极为特殊的一例。作品的交流退居其次，亲情是占第一位的。北京人，可以没有读过老舍的文字，但不能不把老舍当自家人，他是北京人的骄傲，北京人的象征。老舍和北京人，不妨作为一个课题，假如有研究家动手来搞，一定会有许多人对此感兴趣的。

我不否认，我对老舍先生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感情，包括读者对作家的崇拜，生者对在劫难中舍身的逝者的缅怀，文坛后生对先贤的敬仰，等等。而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我作为北京人对老舍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亲情。说是自然而然，实际上是耳濡目染的结果。

在我并不很大的时候，住在胡同深处的小四合院里。一日晚间，家中的昙花忽然开了。成语有昙花一现，大家都知道难得看昙花开放，不多时，我家的小院里就挤满了来看昙花的街坊邻居。有个在小学校看传达室的工友相当得意地讲，老舍家的昙花开的时候，他也曾去看过。旁边的人忙问他，老舍家的昙花可有我家的大——我家的昙花在远近几条胡同里也是很有些名气的。这时，有位老司机不客气地指出，工友吹牛，他根

本没到过老舍家。老司机早年在一家出租汽车行，据他说，老舍用过他的车，而且，老舍还告诉过他，老舍名叫舒舍予。凭着这一经历，老司机质问工友：“您不是去过嘛！您说说老舍的家在哪？门儿朝哪边开？”

工友还要保着自己的面子，“老舍家在迺兹府呀！”

“可着北京人，谁不知道老舍住迺兹府！您说说那院子边的事儿。”老司机寸步不让。在大伙儿哄笑中，工友下不了台，尴在那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老舍”这个名字。后来在语文课本里读到老舍的散文名篇《养花》，“赶到昙花开放的时候，约几位朋友来看看，更有秉烛夜游的神气——昙花总在夜里放蕊。”我便忍不住想到老司机和工友斗嘴的样子。

我从小爱读历史小说，老是带出点儿遗少的味道来，这就不能不让那些喟叹世风不古的老人们看了欢喜。大约是我十一二岁时，那位老工友特地约我到他家，他住在我家隔壁的杂院里，两间小东屋，收拾得还挺齐整。他相当庄重地从大衣柜的抽屉里，拿出一张从报纸上剪下的照片，说：“这个给你，你好这个。这就是老舍！”那是一张老舍和某位领导人的合影。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舍的“影儿”。老舍，曾让老工友丢了面子，但老工友还是忘不了老舍。

我也就在这之后不久，开始读老舍的著作。读的第一部是《骆驼祥子》——祖母常说，我老实巴交，以后千万不要找个像虎妞似的媳妇。

我初中的学校，北京一中，老舍曾任教。我经常走过的方家胡同，老舍曾是方家小学的校长。还有护国寺、积水潭、大钟

寺……专就北京城范围而言，老舍的足迹几乎无处不在。假如你留个心眼儿，嘴甜儿腿儿勤，你到处都可以听到关于老舍的故事。曾有个蹬平板三轮的老师傅，在和我闲聊的时候，一口咬定，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确有其人，虎妞、刘四爷也有稽可查。老师傅还告诉我，祥子最后死在前门外八大胡同里，刘四爷在解放初期被镇压了。照他的说法，《骆驼祥子》简直就不是小说，而是以前所谓报告文学，时下流行的社会大特写。这让我想到李翔在《老舍与祥子们》文中的一段话：“每当先生提到祥子时，给我一种错觉，好像先生不是谈小说中人物，而是谈一位至亲好友，并确有其人似的。”

倘若我是生活在北京以外的城市，也许我不会形成对老舍的这种特殊感情。但是，生活在北京，我就没法不爱老舍。在北京的文化积淀中，对老舍的亲情是其中一份。我甚至以为，要真正懂得老舍，必要在北京住上几年。

记得老舍忌辰十九周年，第一家设有老舍作品专柜的书店——幽州书屋开业。清早，天降瓢泼大雨，直到上午九点多钟才转成毛毛雨。书店定在九点开门，我是提前一小时到的。只见半条街的屋檐下都站着人，更有许多人撑了伞穿着雨衣雨鞋，立在雨中。大伙儿异口同声地在说，天哭老舍。书店的门终于开了，几百人顿时排成长队。书店太小，读者要一批一批进店。老舍夫人来了！老舍的儿女来了！队伍中不断地有人在传递信息。街上的交通竟因此而堵塞，时任副市长的陈昊苏同志身披雨衣，头发被雨淋湿，站到街头，指挥起过往车辆。几百套《四世同堂》一抢而空。

就在这天上午，在国子监里举行了老舍创作讨论会。参加

幽州书屋开业的读者，有不少人又跟着到了国子监，国子监的院子里又站满了人。屋里的讨论，院子里的人听不到，但热情的读者仍恋着不肯散去。这就是北京人对老舍的感情。

十九周年忌辰刚过，新学期开学。新任语文老师段宝文先生在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语文课上，讲的是课本上没有的内容——老舍之死。宝文先生讲得慷慨悲愤，我们这些学生听得动情动容。幽州书屋开业之日，宝文先生也是读者队伍中的一个。他还在《北京晚报》写了篇小文，题目就是《北京人爱老舍》。我们师生现在成为文友，我们还曾一同去看望过胡絮肯老人。我们的缘份，是因老舍先生结下的。事隔多年，我没想到又和雪卿（波多野真矢）相遇，结婚。她的祖父，波多野乾一先生，是最早翻译出版老舍著作的人。一九九三年，雪卿把这本她祖父译于一九四〇年的《小坡的生日》日文本，捐赠给了老舍故居。我编的一本小书《老舍谈人生》，也恰在这时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余生也晚，无缘当面聆听老舍先生教诲，但我总能感到，老舍的身影，就在我旁边。冥冥之中，我和老舍先生的缘份，也越结越深。古人云，“死而不亡曰寿”，老舍是和北京同不朽的。

说到死，难免想到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那悲惨的一幕。老舍是在北京屈死的。在老舍，是不幸；在北京，是整个北京的耻辱。北京人把北京人最爱戴的作家，把咱们的老舍先生逼死在北京！我们除了把这一悲剧归罪于那个令人疯狂的年代，是不是也应再多从几个角度出发去反思？

当然，我也不会忘记，在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老舍文章的时候，在老舍舍身之地的太平湖畔，立起了一块小小的石碑。

老舍忌辰一周年的早晨，剧作家吴幻荪、画家许林邨和退休工人赵济川，三位半百老人推着一辆儿童用的小竹车来到太平湖畔。三人从车上抬下石碑，埋好，洒泪行礼，深躬到地。碑高二尺半，宽七寸，厚五寸。碑成山形，取意老舍之死重于泰山，碑一侧呈不规则状，寓老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碑阳上款刻“人民艺术家”；中间七个大字“老舍先生辞世处”；下款落“六七年周年纪念，许林邨敬立。”

这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环境下，北京人对老舍表现出的深情。我和林邨先生相交忘年，曾问过他，是否同老舍有过什么往来。林邨先生道：“敬老舍先生道德文章耳”。

黄秋耘也还记得：“我发现常有些不寻常的客人来探望老舍先生。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领着个小孩。一见到老舍先生，他们就照旗人的规矩，打千作揖行礼，一边还大声吆喝道：‘给大哥请安！’老舍先生忙把他们扶起：‘别……别这样！现如今不兴那一套了。快坐下，咱哥俩好好聊聊。’接着就倒茶递烟，拿糖果给孩子吃。客人临走时，老舍先生总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来塞给对方，说是给孩子们买点心吃。老舍先生向我解释说：‘唉，这些人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当年有给行商当保镖的，有在天桥卖艺的，也有当过臭脚巡（旧社会的巡警）的。你读过我的《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方珍珠》吗？他们就是作品中的模特儿啊！现在他们穷愁潦倒，我还有侧钱，朋友有通财之义嘛！别见笑，我这个人是有封建旧思想。’”当年吃过老舍给的糖果的孩子们，现在都成了老头儿老太太。他们仍会记得老舍的情谊，并把这份情谊转告给他们的子孙。我还怀疑我家的那位工友邻居，或许他也曾在街上

遇见过老舍，或许还真说过句话，否则，他何以至死都认定，他是和老舍有过什么交情的呢？

老舍先生在《老舍选集·自序》中还说：“我的职业虽使我老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转，可是我的朋友并不都是教授与学者，打拳的，卖唱的，洋车夫，也是我的朋友。与苦人们来往，我并不只和他们坐坐茶馆，偷偷的把他们的动作与谈论用小本儿记下来，我没有做过那样的事。……而只是要交朋友。他们帮我的忙，我也帮他们的忙。他们来给我祝寿，我也去给他们贺喜，当他们生娃娃或娶媳妇的时节。这样，我理会了他们的心态，而不是仅仅知道了他们的生活状况。”

老舍当年诚心和大家伙儿交朋友，如今，他的情谊传了几代，成为我所谓的“老舍影”中的重要部分。我以为，在北京，是有一种“老舍影”的，换言之，是一种氛围。这种氛围，是由他的著作的影响以及他为人处世的影响构成的。时下已是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四年，如若上溯几百年，我想，北京人有可能为老舍立个庙，设若再有文人加入，老舍极有可能成为北京的“土地爷”，也没准儿是城隍爷，这也很难说。总之，老舍一定是离百姓最近的神。作为作家，老舍是和读者的关系最为独特的一个。我常因此想到《论语》里的一句话，“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也许有朝一日，社会不再需要文学，但我相信，社会永远需要道德。

靳 飞

1994年11月12日

序 舒济

序 老舍影 靳飞

- 1 我的母亲
- 8 宗月大师
- 13 抬头见喜
- 17 无题(因为没有故事)
- 20 小型的复活(自传之一章)
- 26 东方学院
- 33 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 39 我怎样写《赵子曰》
- 44 我怎样写《二马》
- 50 写与读
- 58 还想着它

- 67 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
75 一些印象(节选)
84 致黎烈文
86 我怎样写《离婚》
90 我怎样写《牛天赐传》
94 又是一年芳草绿
99 歇夏(也可以叫作“放青”)
104 致李同愈
108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114 想北平
118 婆婆话
124 有了小孩以后
130 一封信
136 快活得要飞了
139 生日
142 五四之夜
147 又一封信
151 八方风雨
186 自述
193 割盲肠记
200 “四大皆空”

- 204 假若我有那么一箱子画
208 我有一个志愿
211 多鼠斋杂谈
226 文牛
230 《龙须沟》写作经过
233 我热爱新北京
237 养花
240 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
244 十年笔墨
- 249 附录：舒乙/父亲最后的两天

我的母亲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